

譚

墟

堂

摘

稿

鐸墟堂摘稿卷之四

明光祿大夫太史公傳至聖獨善禮樂載古和雷禮著

序二

重脩大名府志序

昔孔子懷東周之志必脩春秋載行事是何其篤
於信古而不自用耶蓋述往所以鏡來而得失之
林鑒戒係焉固不徒托之空言也大名古魏郡
冀兗二州分域自帝項肇都古朴無文其俗沕穆
降而殷末以奢濶促數風斯靡矣沿秦漢唐宋以

卷之二
來俱中葉不違于戎相尋叛臣逆鎮鳳穴其中甚
或爲胡虜所盤據至義

明始見昇平之盛蓋其苗來也有漸而早見亟反豈其
無以乃之哉晴山李崇宿儲詞林讀秘書於古史
理龍之源罔不研核茲知大名事復以郡志請兩
臺叢山鄭中丞省吾妻巡察松里馬督學推天泉
潘君續次寧非心孔子之心而欲見之行事矣乎
天泉故太史編摩有年以國史所得者載之郡史
而又發縉紳家藏檢諸曹故牘及殘碑斷碣散落

未湮者搜括殆盡乃次爲圖說爲紀爲志爲譜爲傳凡二十有八卷蓋事極鴻纖理通幽渺而綜核今昔的然不謬於聖人矣政暇晴山與天泉相對展讀慮河防則思築瓠子之智通堤渠則思注魏橋之利振風俗則思陳孝行之義貢方物則思罷蚕租之害按田賦則思出市牛之仁輕徭役則思寬守具之令昭秩祀則思流白馬之誠肅兵防則思構樓堞之畧興馬政則思疏括牧之患蓋必神交意契若身親其事者時而抵梁公魏國祠低回

久之固將惕然有感曰是何明德之遠魏人懷刻
至今不衰耶而衆樂名堂畫舫名齋又凜若嚴師
在前其何德以紹之久而循阡陌升遐丘憶公叔
伯玉之相從未始不爽然同此樂也遠眺牽柯雍
榆鹹戚諸故地當時車馬交盟於此曾如今日一
統之盛乎又從而步重華望朝歌弔所謂糟丘鶴
城者泯沒盡矣其當悼戒爲何如也夫古今者跡
也興衰者文也稽跡以明世故徵文以存典章爲
政之要莫急於此故魯有春秋而季札見之嘆曰

周禮盡在魯矣齊人亦畏不敢動今大名典章存而不佚古今得失鑒戒昭然使有博洽如孔者見之寧已於稱嘆也耶喟予昔謫魏郡不獲遂孔所見今辱屬序其成亦信成事固有待云

順天府武舉錄序

代作

嘉靖乙卯天下武舉科試士子奉

命按順天四輔導例舉行偕戎憲某某知式三試之拔其尤得若干人事竣爰錄其氏名并文之優者用紀盛典云蓋聞哲王維御函夏整旅宣威而必選

名將授之凡以正邦國輔文德也幽冀爲畿內地形勝甲於天下其人沉鷙多材果重許可而豪傑聲存者往往嫋鈴駕祖仁誼不徒高尚氣力而已矣漢末造光武赫然中興時則有寇雍奴蓋安平相與翼載戶功卒皆形靈臺及李唐中葉兵起漁陽而李武穆能以少擊衆再奠社稷我

成祖龍潛于此由之續承大統三犁虜庭而投隙驥馳填然躍附者皆幽冀之選也豈借才於異代哉
皇上應運撫治緝武經文亦既懋著耿光觀揚我

祖矣然崇舉武科凡幾前後以武科顯者凡幾至專閫
一方徒操餘羸虛公囊每遇寇發類鳥翔豕奔以
規倅免未聞有出爲干城追蹤前烈而副

明詔之求者將遺佚於草莽不能自見耶而何其聲跡
翳如也昔寇蓋諸公震興田野間循循無異於人
其隻身附主未嘗角一射課一策如制科云也加
之四郊多壘與干戈爲隣所處爲難然出其素所
具者而隨施輒效諸生長育坼內爲寇蓋諸公鄉
後進且值全勝之運非復漢唐時事平居抵掌談

邊務見秉鉞者非人未始不心非指商之今全集
合試應制陳猷桓桓然以古全材自負無論寇蓋
輩事業使異日膺召壇之任不能保境息民是亦
虛言勦襲埒耳寧無愧於寇蓋諸公耶語有之有
爲而爲善則爲善不終寇蓋諸公知義所在誓挺
不可遷故功以實著今

上以實求將才而諸生能以實應則羣策畢舉不必繫
單于之頭而蹙其牙威自震于夷荒矣然予又聞
燕昭王築宮自隗始而樂毅遠歸成功此舉實自

諸生始也故願與諸友共之以爲恩方之福

賀元輔嚴介溪不禁態一賜腰輿帶

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元輔嚴翁歷一品九年再考

荷

聖皇降褒勅賜慈禮部蔭一子爲中書舍人恭賀朝臣
工旣相與校事稱慶播誦中外矣越十一月癸至
前七日復荷

聖皇召禮臣諭曰元輔嵩年七旬餘忠慎閑急朕心弗
安凡庭賀俱免只苑直賜用腰輿翁懇辭未獲則

又相與噴噴慶爲曠古希濶事荷其盛選矣延賀
特免史籍不一見惟宋文潞公以四朝元老嘗賜
有輿入朝固未有禁直錫輿爲常如翁之所遇者
此豈偶然之故哉史臣稱潞公任縣相五年公
誠亮直對上恭甚侍立終日不妄是其結知君至
朝野倚重非徒才足集事而其心亦無忝於忠慎
矣

聖皇蒞治日參洞察天下事幾一時差賓諸臣賢不忌
邪舉無能遁其情而終嬉疑信恩威不測翁有禮

卿受簡注直禁苑與議軍國重務不徒卑稽古禮文之事及莞樞秉政晉元輔式百辟召問賜對親如父子而讒忌不能移非若潞公旋用旋罷者可比翁恭慎抑畏不以成德自居入直幾三十年恩愈隆而心愈下且扁日鑒於堂時省括之雖然燕息話言儼如

天威赫臨不敢頃刻懈佚每遇邊情軍機災異急要憂惕中夜仰體

聖皇所以兢業者有之於身恐使一物失所耶間嘗窺

翁一二灼灼可睹者如折逆將以息邊釁正枉獄
以杜告訐乞恤詔以拯時艱止撫議以殄倭奴之
類如遇狂瀾橫決鎮以砥石視至和中首定大計
深厚不伐其心同而隨能收敘無隔異心於諸司
庶府有紊體制于恩澤者又嚴詞拒之不輒色假
即潞公之忘佻嫌戒貪進又何加焉至於迎機啓
沃潛定國是使善類獲全功歸不寧盖有朝臣所
共知而外臣不及聞者亦有

聖心所獨契而朝臣不與知者其寵賚自天非裒益之

定樞乎夫園祚隆長每於耆舊古之方潞公初起
元祐時年九十餘而委蛇朝著遼使改容仰望風
裁公年近耄筋力強健即壯夫不逮每直夙夜諸
侍者咸稱億躋獨翁燈下理文書如晝甚或賜札
裁答至達旦忘寐是天爲我

明佑良弼也使外夷使者見其容寧不却立拱手稱曰
天下異人也哉然潞公以老請而在朝未久功業
不究天既佑我翁以壽考又遭逢

聖眷特加殊典以顧天和如腹心手足之相須則父道

之化自超越於宋而

社稷無疆之休不於是乎基耶某等忝翁鄉後進遭逢其盛而知國運隆長也敬書此爲天下道庶後世紀元功者或有徵於斯云

贈徐華原提督山東學校序

予嘗稽古今人才之異有感於學校興廢之端矣齊魯之民有聖人之教化其素風也方春秋時王道湮而習俗漓孔子興於洙泗脩六經以存先王之舊其師弟問答辯難固非有爵祿刑罰驅之勸

威而身通六藝者三千速育者七十如顏閔德行
具有聖人之體其次以言語政事文學稱者皆可
佐天下國家今偏州下邑莫不有學廣置弟子員
又遣憲臣臨督之授以科貢館以廩餼不率者有
罰視古爲加嚴然士各以質自就尚通好異如水
火然求一言一事以幾古人不可得已豈人才盛
衰不係於學校者耶蓋孔門之學以切已爲要雖
詩書執禮爲雅言而不離於身心故子夏傳詩傳
禮非不該博善屬辭而孔子必戒之曰毋爲小人

儒是學非爲已即善屬詞如子夏猶不免小人之
歸而今之學校其亦有子夏之遺否耶佔俾呻吟
於六經大旨未能了貫即課之以業文其弊也取
應試括帖售之以倅一捷可冀其蘊爲德行措爲
事業也與哉是其誇詐功利之習又不止於小人
之儒爾矣使孔子復生於今所以傷大道之隱爲
何如也華原徐君學務實義察微言通吉士擢
御史振鐸燕趙先德行後文藝三時慷慨悲歌之
士以豪俠任者不變爲沉鬱今移督齊魯學務能

無惑於孔子之教乎夫孔子之教不外文行忠信
苟博之以文而得以忠信即悅紛華如子夏猶能
黜小人之儒列文學之科況文莫備於六經四子
國家以是課士而取之蓋使之誦法孔子而求實
用其能不由今之制以復先王之盛耶蓋孔子嘗
變齊魯以至於道矣非強之使變也不過行六經
所得者而誠以動之耳今太山巍蒙環鎮如故其
誇詐功利之習非不可以挽正故管仲急功利者
也克其縱仁之志至於一匡天下使列孔門與顏

閔同遊安知其不可進於王佐彼子夏固篤信聖人者也非經孔子陶鎔則亦不待再傳爲莊周所笑矣是俗有美惡均之可以至道而盡人之道不外盡已而求夫經之實所以印吾心也經之文所以載吾行也以經而求心以心而課士則不必復古制以爲教其誦說諷詠周旋舞蹈者皆彼之性情筋力手足也而皇帝王伯之辯亦不外此心得之是雖從事於經義策試而德行事業不失爲君子儒矣華原孝友忠信素孚於士類以風裁精神

可透金石以躬行有得者帥之則齊魯有聖人之教化又非燕趙仕豪傑者比也

贈中丞羅仲山撫蜀序

巴蜀沃野千里爲坤維大都會西控吐蕃南撫蠻獠而松潘瀘溪芒部鴻散諸形勝尤爲雄屏自正統以來熟番入寇時遣大臣經畧而事寧則罷不常置至景泰初播敘天全等處不靖始專設都御史鎮撫授銕建牙屹然爲西南巨防矣然歷稽撫臣行事由關中至者不概見惟彭幸菴以總制往

而巡撫則馬公昊也及觀先撫臣胡瑞敏薦晚稱
素養忠勇狂事所平蜀寇秋毫無犯馬公志通南
路而尼于時議至為嘆息謂關中人物秉義直前
固天性然者非耶由馬公以後四十餘年又以仲
山羅公出鎮將大宰所燉推薦者不同瑞敏之慮
耶方今承平法弛武備不飭久矣而蜀人姦勇悍
與竇僰相雜易煽自寇保定不能治翼蠻繼以羅
磁州汪右首舍念混貨而舊維州之失竟不能復
因循弘治間潘崇德諸公一切以保守爲事養成

疽根匿不以聞而南路梗塞蓋五六十年固不可復通矣况番夷蠙聚軒輶相効不不董小韓胡董也加之歲歉賦煩侵牟日肆如張桀之貪殘比比有之則廖渝駱范之求挺以起者未必無也仲山視彭馬三公爲同鄉余受重任繼其後寧不懷焉公之憤而抒辛菴之略耶然辛菴勸軍旅中於輯綏之政無與馬公雖勇敢有爲而輕試所長事有歛於萬全仲山沉厚諒直坦夷無物在銓部進退百執事不憑臆決及提督四夷鎗清理軍黃晉

掌馬政所在虛納衆善而衷情戎實皆洞悉其要領則舉全蜀而鎮之必採集輿論而不蹈馬公之輕試也文遭逢

君相一心可歷筭周思以為宿謀非若馬公爲時所忘誠舉銓部所以進退百官之意而舉刺蜀吏則屬職不患於不脩而又峙糧糗蒐戍伍宣布德威以風部落使白猿槃木慕義向化則維州再復南路可通有以竟馬公之志而奠危銷萌保障全蜀人謂吳隴干復出也詎匹績業眷已耶繼此而蜀入

俎豆必拜冀得關榮名德者鎮之則大幸推薦之
意爲不虛矣余輯先叨吏部與鍾山同僚喜其舉
鉞一方因致屬望之私云

贈同鄉蘇南峰之醫鄰序

方今馬政廢弛惟江淮爲甚豈其地不宜產哉玩
憫相仍無所由來者有漸矣我

皇祖始受命起義濠梁四征不庭固未嘗借焉於北地
及夷荒刻定九州悉取版圖苟地可養牧必殖
聖慮而特設太僕寺于滁親定江淮種馬歲祿所息非

藏兵于民爲萬年之本計耶歷成化以後官民恬
逸不復講求牧法視印格率報爲文具甚或持科
條錢鹽必盡力臣每歲椎剥民脂縫牙歛兩下駘
寇賊而積弊殷半當事者難一切繩之則亦不得
已曲胥塞數而已其好爲議論者不悉繫源胥謂
地不宜產欲削去其種徵價北市是因噎止瘞也

而

皇祖所以規定全塞至再至三著累荷爲哉夫牧馬之
政備之重莫不在于地使監牧得其人則整齊山

澗可使爲馬海而況江淮千里豐草相望者乎不然魯衛燕趙其地固在也而罔野無斯材之風楚宮無駢牝之効盡冀以北不闢千里之駿可諉罪於地產也與哉南峰郝公由選部佐同卿所隸者魯衛燕趙之產也未始不傷今而思古至閼江淮歲俵不堪賦必惕然思

皇祖之貽謀今晉掌留罔事舉江淮馬政而悉隸之則慨愴於昔者可振刷於今矣而施爲注措爲何如也夫饑死飽生人與馬不相遠而空群之良不可

以槽櫬拘猶之異才不可常格待也南峰掌牧長
垣之民視之於子民賴以息及銓別疏品秉公持
鑒不忍異才困頓於時亦既能拔其良矣今以牧
民者牧馬豐其芻豆而以時休之則馬力裕而生
育自蕃其有汙血之駒稍加巨眼甄別食蓋其量
策必以方如官人然則才美外見江淮盡戰騎可
朝發夕至耳豈非萬世利乎予昔佐留同慨然思
復成憲而力綿不能見之行事則亦托之空言今
南峰力可以有焉而書以贈之庶未竟之志仰賴

以成則吏部察義有光多矣

贈僉憲李五華之浙江序

自古嗜脩之士輒巡列國縱觀上風非徒抒情玩景而已凡以灼地俗求吏治也兩浙爲吳越之墟入我

明列首藩其區域分合民風淳漓按載籍可攷見而勝遊遺跡爲田夫野老所指畫者赫赫若前日事五華李子清才雅度卓有四方之志今僉浙憲職專巡察而山川之秀麗井邑之浩穰與夫千疊萬狀

隱見出沒於烟雲杳靄之間者寧不曠然起遐思耶南瞻越鎮是爲會稽秦望諸勝皆拱環於其側乃嘆曰此神禹所以會諸侯而計功者也非德其何以承之盡境以內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相望乎若藻芙蓉之濱則又惕然喟曰是吳越習水戰而雄視中原者也今尺籍盈伍不能發一矢斃一倭將所謂用劍易發者果安在哉既廼循秦柱歷長牆泊櫓弔始皇之侈大又訪聚景玉津故址而悼雙龍之莫挽則爲之長太息曰秦欲以

力鞭笞天下而民不堪命宋偷安一隅而沙浦無
潮豈非恭悞之明戒矣發憲而振紀綱嚴所治則
水滸爲患孰築陳渾之湖塘寇略竊發孰與劉晏
之義兵淹繫枕獄孰效張詠之明決餓莩填途孰
切黃灝之觸苗其間有課及羸蛤胎殼敲撲撼搖
相矜以殘是錢氏之巧於浚民者也使勸懲失則
將何以率之使蘇耶及下學禮先師誄秀文而龜
山麗澤書院相望於列郡取經義時務教湖人者
以勵各學使祛箋箋之弊而天目諸峰所謂道家

幾十洞天并諸不經訓者下令禁之毋令惑俗又
搜禮岩穴之士有孤山獨廬桐江一釣爲之尋軌
而委聘焉與夫采娥雙節青嶺紫芝皆曠代所俎
豆於其地者也豈無類是而忍抑不以聞乎政暇
閱墨妙亭記其民足魚稻菱浦之利寡求不爭而
今至錙銖必競牒訴爲多兼俗侈奢靡草滋昧林
花岸柳觀遊相屬無復信實朴素如楊億輩所云
甚或尚浮誇崇臺榭黃金蓋爲積灰詎詩書之習
不足移易之耶而何其不以古道示也至於覽天

台鴈蕩之竒虬松巨石擇柱峭立則巖然比節不
假緣飾由剡西泝甬東極鑿門虎蹲思作天險以
扼東南要會放舟所至漸渤海通五湖沖百川而
納之自足以恢襟懷而得其大觀矣豈取具文移
了巡察之責也與哉語有之觀於海者難爲水五
華起跡漢東以盡荆郢之勝今進而吳會一寓目
得之則器度目宏遠大可致異日騰九州兩四海
固自此而發朝矣

贈馮汝迪知太和序

太和控吉州南鄙古稱細民險悍難治至宋王陶
知縣事以振職稱何其孚化頓異於昔耶及觀陶
紀公廳謂行道貴孚誠臨事貴孚果則知陶之政
績殆非偶致者然誠與果非二道也如枝幹然天
下只有一箇誠字更撲不破外誠而求爲果斷焉
則必有不當果而果者矣今夫良金鑄於烈火而
百鍊不耗者以其精純也使雜以鉛砂則亦隨火
力而化矣心之所以宰制群動不啻金之在治也
而卒然加之往往周章失措不能奮決有爲者非

病於無致主之誠乎昔賈內翰點及第請益於范文正文正謂之曰君不患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佩其言而夷險一致卒不能奪溫國教元城不妄語元城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表裏一致遇事坦然有定守是不欺也故不可犯而不疑於行者未必不本於至誠可信也陶知太和雖其剛正不撓足以畏服民志然果與誠判爲二物則亦未免以氣勝而可窺文正溫國之藩耶汝迪

青年茂質早發魏科闈奏明諒謙恭不伐人人以

遠大期之不憂其不顯也今知太和繼陶後即所記於公廳者而求之其能不服文正溫國之教乎矧元城自十五歲以後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一箇誠字無處不通賈內翰於筮仕之初得不欺二字故當行必決而終身用之不盡汝迪於今日發朝取太和行事時檢括於心廣廈所接與屋漏果無愧否上官大賓之臨與匹夫匹婦之視能無間否積勞于三年與期月所布或有厭怠否專志力行不以湏臾少離則致君澤物之心自懲惻

胞至可質之於俯仰而因革取舍刑賞予奪據義
理披判固不患其不果矣由之臨大事決大疑排
天難無往非誠而天下莫不信之故能奮然有爲
以對於天下也終身行已之要不基於是耶愧予
學不如文正溫國而所以期內翰元城者固在也
故因陶之記而裁其義亦可以備汝迪之座銘云

贈鍾太初知福寧州序

國制賜進士出身者多補兩京部屬其出知州事
不踰十之二三而樂內輕外人情皆然豈固輕於

外哉亦病於所習而已矣夫政令始乎朝廷終乎
一州縣苟存心於愛物自一命之上無不有濟况環
數百里爲州州有屬縣土地數百井人民數萬口
政事數萬欵而休戚安危咸係於守可薄守而若
不足爲乎使薄守而不爲則夫古之賢士隱於魚
鹽屠狗者豈少哉而不以爲賤甚或白浪朱崖逃
險瘴癘至惡地也而不爲風濤改色此其胸次高
遠真足以婉穢濁而出埃塈也視瑣瑣於內外者
不足與較矣故道苟可行則雖處卑位混乎流俗

其所爲高者固在也使仕而不能行道則雖躡崇
樞席重祿祇足以速官謗耳可語舉職也與哉乎
以文字試太初見其議論每切於救民及第進士
杜門讀書未嘗求知於人一切崇高汚潤卑冗紛
拏之習舉不足以移之今承命知福寧州事轄二
縣是專城一方力可爲者無弗得爲也又連山距
海西接晉安北隣浙壤無瘴雨蠻煙之毒其俗家
庠序人詩書固善地也太初欲擴大其胷次登浮
膺絕頂極目千里賡烟波深處之句則琉球諸番

舉在甄陶之下而巖雲曉香海日春花繚繞於城市者類足以采風灼政何必認吳航而後償吾懷耶是故雞窓墨跡何以使弦歌之可誦巖石青蔓何以使孝行之有徵放囚歸祀何以使囹圄之空虛鹹鹵稼何以使良田之有秋鶴林桃花何以使萬物之日茂則居實容虛其往如登其益如下不啻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覽其所挾負荷大任不可勝乎哉昔韓魏公以進士及第獨滯於第庫而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識者以大器

期之予知大初之要路在前也而書以爲贈庶他日或有徵於斯言云

贈雷橫泉恤刑江北序

予嘗閱東海太守殺孝婦竇氏郡中枯旱三年豈匹婦之行可上徹於天耶而何其徵應章烈有若是也蓋天以生物爲心其形雖高而聽甚卑卽草木蠕息之微或捐其和亦足以示異况元元之萌忍使其含冤以死不爲之昭雪矣平今大江以北亘連東海困於水旱盜賊者比比而是又俗侈俠

黠渠檢宿狡校微詞快私仇者千態萬狀不啻姑
女誣孝婦已也而典文者又上下其手以意成獄
使愚民脅息縊死須臾如孝婦啞冤者豈少哉然
孝婦之冤雖遇于公知之而獄卒職卑不能奪太
守之筆是孝婦終以免死也

皇上憲天法祖惇愛元元猶留心聽斷卒然不以成案
爲評而江北一帶特

勑法曹橫梟往讞其成得以便宜裁決詎太守輩所能
奪耶是于公不得申雪於漢者得申雪於今矣夫

志欲有爲而阻於勢力者猶可以自諉今志可以
參決而又適于公之祠可以追悼前事苟自姑死
之情推及其餘則淮民殺牛輸賦難抵烏奸法泰
興人被殺二年者未必出仇家又安知盜銅像而
軀不皆逮繫所疑之人而亡命朱家者非販暑佐
命之雄耶此其情之當矜固不異於孝婦矣矧于
公申已死之冤而久旱大雨如注天道固甚通也
橫泉慈惠明諒在法曹不忍骯法徇人茲祇奉
明詔昭然凡桎梏相枕者皆待鞠辯則平反所及人無

枉死不致如孝婦之含冤而滿路皆福星也由之
和氣不闊上通於天而歲登大有荆棘不生則於
欽恤之命爲無負矣其繼于公而高大其門間者不於
是乎肇耶是贈者意

贈僉憲馮明卿之江右序

予自幼侍先大夫間叙江右僉憲以雲間張蒼簡
公爲最已稍心識之及稽莊簡宦績自副刑曹出
僉憲政惟持大體不事苛察而已此豈矜絕之行
有可以驚世乎哉而何其繼者之眇也蓋自道教

涇而法術興政失所尚矣炫才須智芝士後耳
目騁聰明胥胥然取米鹽冗瑣弄諸非紀要者人
人而譙恬之事事而抉摘之卒致塵牘相仍有不
勝其弊積者視莊簡之持要爲何如也明卿居鹽
官客通雲間耳莊簡風聲甚孰及舉進士補刑曹
進副郎目碑刻有莊簡姓名穆然興仰此之思而
比法參讞不忍墮前聞今又奉命僉吾江右憲政
得以襲其餘風寧爲莊簡所不爲耶由莊簡而來
至今八十餘年不知其行事之詳但憲司之體在

於覈吏治恤民瘼非徒取辦摘伏已也即莊簡之所持者諒不出此今大江以西地瘠民貧爲水旱盜賊所困已憔然忘生而無名徭賦日削月朘辟之多賜者特不至於蹶耳是民力之竭視成化時爲甚所賴營衛之者良有司也而今之有司豈無怙勢元載而効力受賂者乎不然則罷衛卒收資糧以爲月進者未必無也此皆吏治所當問而憲體莫重於此使莊簡遇之必不撓法徇人而明卿獨能晏然已哉語云不學爲吏習已成事跡莊簡

之持憲也不改法司之素至歟歷中外晉大司馬
參贊留都機務始終一節未始不自刑曹基之明
卿在刑曹倷倷持憲體舉所持者行之於江右則
綜覈名實吏治自精母敢秦越斯民視之務苛察
失大體者可同日語耶嗣是遠到可期而祿位勳
業未始不自此基之矣

贈劉容峰知常德序

自古稱爲世家者非徒取簪圭蟬聯後門第爾也
謂其積仁秉德福生民利國家斯可以善休聞於

不窮吾江右世家首推萬安劉氏自大司寇雲菴歷方伯安菴少司寇執齋俱以科名官爵顯而忠孝仁厚三世一轍今又有容峰繼之謂盛德之後必昌不其然乎然安菴起令歸安執齋起令輝縣並爲民牧而遺愛至今卒之晉內臺殿歷陝汴閩楚間入爲中丞掌邦禁未始不自邑宰基之容峰筮仕內臺遷掌法曹事皆祖父臨政之地所以流布勲譽者也朝夕景惕守三尺惟謹不忍骯法負前人至恤刑滇南罪釋必求允當而深辭章

癟之鄉無有枉死者及法所不可設然持之視雲
菴之抗石曹執齋之諍大獄可謂不佚其光矣令
出守常德以行之法司者施之民不胥之以生乎
夫事必專而後利凡以柄在手也跡安菴執齋爲
邑宰有郡守臨之尚能行其志於一邑况常德隸
四縣休戚興廢懸於太守而施爲注措皆得自裁
非邑宰可比其人氣和柔多淳朴勤於耕織一切
繁麗艷治及割鮮遊惰之習不接於耳較之處法
曹而要人險猾搥令甲者迥不相同雖其俗古

金匱卷之三
感巫鬼未協理道而漸染我

明詩書教澤校築待徵者彬彬然則訓之理道以崇篤實之風不難矣時而按行所屬覈縣吏則雲菴考察遺聲楚人猶能言之敢輕貸不職以闕德化乎由之抵會城謁藩臬大吏升其堂而展禮焉慨然太息曰此吾祖所以旬宣十四郡者也使郡事不脩不可述於藩臬是不可對於吾祖者也視歸安輝縣之政得無有愧矣乎必將求前人之烈而光大之使行之歸安輝縣者行之於四縣而興仁起

墜六事具舉則可述職於藩垣而見吾祖於地下矣萬一朝廷遣大臣考察州郡如雲菴故事則容峰必膺旌典楚人聞而慕之必將指而言曰是其先嘗由中丞考察吾楚者也是其先嘗任布政司宣吾楚者也而累世遺愛不永有休聞矣乎予與容峰同舉於鄉素景其仁厚不愧世德而令弟唐岩守嘉禾副浙臬亦久以惠愛聞故述以貽之知容峰必爲良守也歸而會令弟於杭得無以予言爲然乎

爲然乎

金谿縣志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贈張伯揆知金谿序

金谿自宋置縣以來民獨好李令仲方爲立生祠
且屬草廬先生記之夫草廬非阿所好者而刻其
政績于石且稱仲方嘗書廉勤公慎恕字于座右
以自勵將所謂得民者不在五字已哉夫世未嘗
乏才患有才而不善用方其操柄涖之而生殺予
奪皆可自操一切紛華盛麗類足以淄人使少移
所習則逸心勝而爲驕視民生休戚如秦越然而
玩愒歲月苟幸需遷焉耳又烏能秉公自將斤斤

持二尺不爲刻削之計耶此天下所以少循吏也
而况於俎豆其地乎猶揆居素讀先聖法言開口
論天下事恒以古名哲自期待及見有司以嚴繩
下索米鹽細事則惡其不恕尤所更張肆情方騁
則惡其不慎於賦役斷決而輕重其手則惡其不
公雅愛寵翫曠時廢政則惡其不勤至於侵牟培
漁趣以周構固將竭喪指之矣又不徒惡其失守
已也今承命宰金谿不思見之於實踐歟夫好惡
之心古今所同跡伯揆之所惡者而反之於心則

金谿之所惡者卽吾平日之所惡也於所惡者而勿施焉則草廬蓬刻記仲方而祀之至今者卽其所惡勿施者邈然好其所好惡其所惡非甚焉遠難行之事而若矜能爲民所好者不多見焉何哉以學術不明而義利之未辨也不辨乎義利則先私而後公內足而外民求其不爲厲不可得也爲欲行五字於民不亦蔑乎仲方非知道者而天資朴厚有愛民之心故能以五字自勵而益谿士民德之非有所矯飾求媚伯揆能以色之心度民之

心則知礪名檢情光陰不忍以胸臆之私衍於一
邑由之處事敬泣衆覽距空恣行繩下拂其所好
也哉吾見繼仲方而俎豆者必伯揆也執苦廬之
筆豈曰無人敬書以俟

贈都諫趙柱野赴留罔序

自昔任司課上封事切而不迂者首稱宋韓魏國
而馬政一疏尤剴切時弊及出鎮定陝等處甄汰
流品於戰馬不拘牧市悉布野充廐椎諸鎮始信
老成謀國行如所言非勦襲也今百司墮弛馬政

爲甚先後建白不下百餘疏而未聞一人注措有
明徵者何哉宋儒云秉實心則不求憚於觀聽慮
事遠則不取效於近小此魏國所以行如其言而
今多背戾焉柰之何望其爲魏國也柱野弱冠遊
留都魁秋闈挺挺有大志不假雲見之占人固以
遠到期之矣及居諫垣不操一切炫名稱必據肺
腑爲根本遠猷凡糾正官邪吏獎務服人心至事
開隱憂酌機時發往往存國體謂之切而不迂者
非邪王沂公稱魏國切而不迂知其事業博大悠

久而魏國終爲宋社稷臣柱野秉心實而慮事遠
久著諫垣茲出司留獨見之於躬行寧不符其所
言也哉觀寺署時列計牧設營而循環報駒嚴以
歲限必惕然思曰此課牧之程我

明受之所司以實戎往者也視爲冗具可乎歲歷江淮
一帶其水其土饒豐草所荐而疆分鱗次井井不
紊又將惕然思自此古稱淮沃奧區我

聖祖藏兵於民詔之萬世者也而盈野無牧跡可乎按
故積察歲息所在逋負相仍種耗過半而一二羸

睿盡驅之力未耜甚或繁維相望朝夕不充——萬
文將感慨長吁曰噫此魏國傷悼於熙寧而又見
於今汨者也不思所以振之乎夫秉心不塞淵視
牧政爲靡文則曰歲俵不必如式苟克課下乘可
也不然則牧種不必存欵錢北市以了目前可也
而國家所以伏至險於至順者固如是哉柱野居
素糾正官邪吏弊惟求爲國得人則不輕於自試
曰將爲牧擇官舉魏國施之於定陝者施之於今
日矣矧魏國身扞邊圉北阻於遼西逼寧夏真鑿

爲難以塞淵之心行之隨試輒效今留罔所隸爲
畿輔神臯而龍驤肇跡足以起物觀之誠仰體
聖祖所以建牧至意則必求牧事之成而延祚於不朽
將來事業予輩又將以沂公之望於魏國者屬望
於柱野矣予昔佐留罔負曠實多辱司課西塘劉
君等屬以言乃忘其負曠因著平昔所期以言贈
其將然之否耶

贈陸汝翼知潮州序

蓋嘗論之相觀而化者爲風相習而成者爲俗而

古今難於移風易於溺俗者豈其性然哉潮州在李唐以前僻居南海華風未張及韓昌黎刺州事首置鄉校延趙德爲師於是潮人篤於文行以禮讓相崇由昌黎而降至今千百餘年秉麾茲土者莫不以昌黎自負其庠校遍於海濱所講誦而督課者亦莫非昌黎之舊業也然華文少實角爲豪訛貴入橫室擅陸海之利曳系席綺不稽典制其齊民下賤則竄入其籍甚或倚險肆掠時爲骨肉無復篤行之風如昌黎刺潮時况冀其舊化於善

而父母視之耶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汝翼承
命知潮州雖未入其境難以逆治然嘗以進士宰
桐城矣見前令有某也善則衆必隣而好之其也
不善則衆必疾而惡之乃與其所好違其所惡而
民莫不宜汝翼以治則知禮義爲民生所固有非
可以智襲力強而發之於好惡者潮人之心即桐
邑之人之心也昌黎能因其所固有者開導之則
顥蒙破而禮讓生者以其有所觀感焉耳後人不
能心昌黎之心徒課以應舉括帖則誘之以學者

利而已可望士君子之行於編氓乎哉矧昌黎之刺潮以直竄當時視為瘴鄉昌黎不以其謫罰我也而瘴視潮地殚心率職力挽陋俗升之文物蓋忠君愛國之士設施類此今

國家聲教暨於粵南潮爲名郡善地非京朝官負材望者不推則

皇上所以用汝翼者非昌黎謫刺比寧不以昌黎治潮者治之耶汝翼熟原道篇嘗慕昌黎之爲人恨不生同其時與之上下其議論誠即已之所以見宣

於桐邑者始終不渝則昌黎之所以治潮者自足乎已而無待於外矣如以古今異宜難以化移則鱷魚異類也何以使之遠徙而至今固夫野老皆知敬祀昌黎者豈強之使同耶是在爲之而已矣

題李節婦卷序

我

朝以風教示天下凡蓬高彫竇之微者一善行不聞逃阻許有司搜實紙禮而况特秉貞節既參覆載足爲世砥坊也耶奈豫章故重風敎近士民頌紹

治母龔貞節事何其識大義明甚夫自世教衰而
民不興行久矣縉紳大夫開口論古名節事慨然
無所讓却少微勢利皆齷齪畏避不敢出一喙其
稍知感奮求托於世者類効自經之諒則亦與草
木同腐而已於世教何賴焉按龔歸紹治父諱鑰
方九月懷孕在身即捐去觸棺號哭幾死既而籲
言曰使天道有知所懷爲男則吾夫雖死猶不死
也技淚終大事以需所懷及生男即紹治乃泣謝
天曰吾夫果不死矣時母氏姚憐其早寡欲奪以

他志龔泣抱一脉拒言吾所以恐死者爲此而已
何得此敗俗語耶即斷髮自誓早夜撫孤以俟其
成既紹治稍長知學龔擇明師課之勤紡績佐燈
具且勗之曰吾所以不隨汝父即世者以有汝也
汝能明經立志則不死汝父而吾可見於九泉矣
語輒淚下至老猶然卒之紹治賴龔育教取進士
官刑曹疏請上

聞下禮部行監司覈實旌表其門不可以樹風聲而立
世坊乎哉說者謂李父初世使龔果於一殉則無

紹治矣而李氏先人之祀遂絕及生紹治而龔或溺於犢愛不知訓教則紹治不能建立何以先施於朝使人人知有李父耶是守節不足爲難撫孤而知教之是龔所以不死其夫也視之自經以從者又不可同日論矣予少時覽同郡文姬授繙事已心服其從一而終之義至余剴妻李氏有子立三說以示不變一曰爲人子當盡孝二曰爲人臣當盡忠三曰爲人婦當盡節名聞嘉定間而其子後以貴顯則又激烈自詫曰必如是方爲不死其

夫也今數百餘年有龍繼之不煩訓詁不假誘
而從容殉義委曲成孤與李氏竝垂名不朽使其
爲男子事君父於大節之臨必能周旋竭力不避
艱險而持危保祚恒必賴之不斬斬自逞以敗人
之國不懷軀反面以自汙其身可知也與故予等
於李母膺

旌命慶風教重有所寄也相率以言頌不徒爲文德勸
且以勵天下之爲人臣子者

題朱麓原出叅汴藩詩卷序

傳有之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卑藐也淳滄海而知
江河之惡沱也士之於學亦若是而已麓原生自
廬陵少警穎闇誦經史日數千言善文詞灑然無
留思弱冠計偕上京師取進士友海內秀艾研磨
其義理舉百家藝林多所刊定以爲學莫是過也
及出督閩學瞻望考亭西山諸先生精舍究其所
以爲學致用者不外主敬二字則又撫然自失曰
道在是矣何事旁求故標的諸生不矜辭藻惟約
之於身心而秉公挺節禦女天威赤臨即勢要弗

能奪以故閩士佩服其教而數年兢俗頓息非聞
考亭之風而有所得乎然閩學派出伊洛而淵源
於成周跡三程所造無甚驚世異論亦惟主敬以
定性故能大公順應學天地之常雖其生不逢時
無以驗致用之實而伊洛濶灑實爲成周東郊當
時保釐如周公懋殷頑民克慎厥始繼之君陳寬
而有制克和厥中又繼之畢公高旌別淑惠克成
厥終是何其致用異宜而不害其爲治耶蓋道有
升降政由俗革三后木之以太公而隨時順應故

同底于道此定性之實驗而閩洛所宗者也今麓
原出叅汴藩有保養之寄而東郊如故豈無怙侈
滅義靡靡未殄者乎加之歲惡不登兵革相仍廩
無三年之積其游惰轉徙終身不秉耒耜無復盛
周氣象將憇而懲之耶抑和以需之耶其所當旌
別者又何如也心三后之心而不拘於其跡失是
之謂太公順應由是檢點平生所獲其合乎此者
獨去無不宜之而梁民獨有不宜矣乎是其爲學
終將躍然自信不猶升東嶽乎滄海而益見其高

深者耶予輩於麓原相期斯道不小見宦歷所至
日進無涯於其行也因各賦詩寄志而序以貽之
他日回自東郊叩質所疑予輩亦將嘵然自失矣

鐸壘堂稿卷之四終